

序章

一府二鹿三艋舺。

這句台灣諺語是在描述清領時期，臺灣的政經中心由南逐漸轉移到中部及北部的過程。到了十九世紀末，艋舺，也就是現在的萬華，就有兩萬多人，再加上後來興起，逐漸取代艋舺的物資集散中心——大稻埕，以及康熙年間從閩南泉州渡海過來開墾的漢人聚落——大加蚋堡(新店溪沿岸一帶的平原，後來範圍日漸擴大，幾乎涵蓋臺北市現在的大部分地區)，距今一百多年前，臺北的人口已經達到五萬以上。

時至今日，臺北市的人口超過兩百六十萬，地狹人稠，是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，短短一百多年，臺北市的人口將近增加五十倍。

說回三百年前，那群在大加蚋堡開墾的漢人，開始興建水利，做農耕田，繁衍後代等。越來越多的人飄洋過海，沿著淡水河靠岸，定居在臺北的艋舺，大量的移民為了爭奪資源，例如灌溉水權、爭取墾地、建屋蓋廟等，同鄉的人聚在一起，與外鄉的人不斷發生武裝衝突：

祖籍福建的閩南人跟祖籍廣東的客家人、潮州人互打，這是閩粵械鬥。

祖籍福建的兩大族群泉州人跟漳州人互打，這是泉漳械鬥。

其他還有縣里械鬥、異姓械鬥、同姓宗族械鬥、職業團體械鬥.....

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會有爭鬥，大動干戈，就會有人死。

有人將家鄉的城隍神像帶到艋舺，同鄉的人一起祭祀，要城隍當這裡的地方官，掌管人的生前與死後，公判善惡正邪，善者得福報，惡者下地獄，生前未了的恩怨，在死後得到化解，他們虔誠燒香，敬畏神明，求好生也求好死。

殊不知城隍神像也難逃集體械鬥的波及，輸的一方傷亡慘重，房屋全數遭到焚毀，不得不放棄艋舺的地盤，帶著救出的城隍神像逃往大稻埕，贏的一方佔得了艋舺大部份的利益。

雖說，城隍掌管陰陽兩界，負責獎善罰惡，可集體械鬥這檔事，孰是孰非要如何說清楚？於是，贏家風光一時，但是好景不長，不到數年光景，艋舺面臨河沙淤積，不易停泊的難題，船隻大多改停大稻埕。誰能料到，一場械鬥間接促成大稻埕的開發，逐漸取代艋舺，成為新興的物資集散中心。到頭來，佔得地盤的贏家反而衰敗，敗逃他方的輸家獲得商利，成為真正的大贏家。

後來，大稻埕建了一間廟，奉祀在械鬥中救出的那座城隍神像，這座廟便是

現在臺北市赫赫有名的霞海城隍廟。

冥冥之中，玄之又玄。

可想而知，陰間的司法審判十分困難，城隍不單單要看一個人生前的所作所為，還得衡量他過去幾世的福報與業障，倘若牽涉別人，其中更有複雜難解的因緣果報，以及天道運行那不可言說的安排。

所幸，審判跟我沒有多大關係，那是神明的事，真是謝天謝地。

三百年後，已是承平時代，現今臺北的繁榮，人盡皆知，我就不再贅言。

前些日子，我空降到臺北市的某一間城隍廟任職。

沒錯，我死了。迎接我的不是審判受罰，也不是輪迴轉世，而是一份我再熟悉不過的工作。我直屬城隍，負責的職務是在數千年歷史的城隍體系下，第一次出現的新職位——人力資源管理師，噢不，是鬼力資源管理師。

城隍二十四司，就是城隍管轄下的二十四個部門，掌管人的生前與死後，陰陽大小事，甚至更遙遠的未來，維持城隍廟數千年如一日的運作。

無論是生是死，「巡察司」、「察過司」都在監視你的所作所為，記錄善行與惡行，情節重大者交由「警報司」予以警告或處分，或是待你死後，負責管理善惡記錄簿的「見錄司」會將你的表現呈報給城隍，由祂做出公平的審判。

人死為鬼，一旦成為亡者，就要先在地方上的城隍廟報到，「事到司」負責管理報到的所有事務，「來錄司」會登錄亡者的基本資料，再由「監獄司」暫時監管亡者，等候城隍的發落。

若是城隍判定有罪，便交給「罪惡司」、「刑法司」按照刑法簿上的條例來執行處罰。除此之外，還有「功曹司」專門記錄人跟鬼的善行義舉，做為今生來世賜福增祿的憑證，「掌善司」、「賞法司」依據賞法律文簿施行獎賞。

個人的善行與惡舉也會影響未來，「保健司」依照陰陽保健簿，決定亡者來世應該身心健康，還是百病纏身。「人丁司」控管亡者的子孫後代人數，是兒孫滿堂，還是絕子絕孫。「功過司」負責記錄人跟鬼的操守功過，做為善惡報應的依據，是後代發達興盛，還是殃及子孫，多災多難。

另外，「庫官司」管理城隍廟的財務，審核其他部門的收支情況，點收與發放亡者家屬焚化的紙錢。「改原司」記錄人跟鬼的籍貫，包括投胎轉世者的出生戶籍，還得調查在陽間失蹤的亡者。

「功考司」負責監督新進人員的考試，考核城隍廟各部門的工作績效，再由「記功司」依照獎懲條例，進行褒獎或懲處，表現良好的部門論功行賞，表現不

好的部門嚴加處分，甚至調職。

還有三個特殊的部門：

「註福司」負責賜福添壽的工作，增加善人的福報或壽命。

「瘟疫司」遵照玉帝的御旨，執行降施瘟疫，懲戒世人的工作。

「感應司」記錄信徒祈求的願望，交給城隍裁定能否讓其如願以償。

最後，也是最重要的兩大部門，可以說是城隍二十四司的統領：

「陰陽司」負責執行城隍交代的各項事務，協調其他部門的合作。

「速報司」掌管兵部、禮部與發文，查緝拘押尚未報到或在逃的亡者，接待外來的賓客，將上級命令傳達到各個部門。

以上二十四司，包括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與監察，城隍廟儼然是一個制度完善，規模龐大的地方政府，確保亡者能夠獲得公平公正的判決，行善者得到善果，行惡者得到惡果，善惡到頭終須有報。

數千年來，城隍二十四司的配置毫無問題，甚至綽綽有餘。然而，這一百多年，人類文明飛速進展，社會變得複雜多元，如今，這二十四個部門，已經無法應付這個全新的時代。

「在臺北，平均每 29 分鐘就有一个人死亡。」

這是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最新的統計，做為一個首都，臺北不負眾望，具備各種宜居的條件：良好的治安、發達的醫療資源、便利安全的大眾交通等。

由於這些因素，臺北的死亡率逐年下降，但死亡人數不減反增，主要原因在於戰後嬰兒潮的人們逐漸老化，這在陽間是個問題，在陰間也是個問題。

陽間面臨高齡社會，越來越高的扶養比，加重工作人口的負擔；陰間面臨大量湧入的亡者，導致「鬼」滿為患，鬼差數量嚴重不足，而且往後數十年，死亡人數只會多不會少。

同時，死亡率下降，意味著死亡年齡上升。

古時候，每個人死後會有十本書，記錄他們的一生，然而，從漢代至民國初期的平均壽命是二十二歲到三十五歲，活得短，記的少，十本書夠用。如今，台灣的平均死亡年齡高達七十六歲，亡者生前所作所為的記錄整整多了四十年，十本書記錄不完，工作量大增。

更重要的是，人類發展迅速，這在陽間也是一個頭兩個大，比方說，一項新科技的發明，可能產生新的犯罪手法，需要訂定新的法律來規範。不僅如此，現代社會複雜多元，是非善惡不似過去一番兩瞪眼。

這些改變，大大增加城隍審判及二十四司工作的難度。

除此之外，城隍廟本身也面臨難題：

數千年來的城隍體系，二十四個部門各司其職，然而，只要深究其中的工作執掌，就會發現分工散亂繁雜，資訊傳遞沒有效率，有些部門的職務甚至互相重疊，或者早就不合時宜。

事到如今，城隍廟必須全面改革，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。

最後說回我自己，生前，我是一名人力資源管理師。

人力資源管理問世於 20 世紀 70 年代末期，是一門新興的學問，至少，對於沿襲數千年傳統的城隍體系來說夠新了。

自古以來，人力都是一種資源，就像渡海過來開墾的人們，當然希望家族人丁興旺，提供足夠的勞動力，這個時期，人力資源著重在「量」，畢竟，無論男女老少，只要好手好腳，大部份的人都能拿起鋤頭，下田耕種。

現代職場分工更細也更專業，人力資源著重在「質」，古時候打仗，需要一位萬夫莫敵的大將軍率領一群小兵上場殺敵；現在打仗，追求的是每個小兵都能以一擋百。然而，每個人的能力、專長皆不相同，於是，管理變得相當重要。

打個比方：陰間「鬼」滿為患，鬼差數量不足，第一個念頭自然是招募新的鬼差，可是，面對越來越多的亡者，難道城隍廟也要越來越多的鬼差？

這個做法並不全然正確，只能治標不能治本。

招募只是人力資源管理其中的一環，更重要的是，根據工作內容，尋找合適的員工，培育它們成為以一擋百的優秀鬼差，不僅能夠面對當下的難題，還可以與日俱新，跟上時代變化的腳步。同時，不斷提供更好的待遇與福利，吸引有能力的鬼差繼續留在城隍廟盡心盡力。

簡單來說——識人、選人、育人、用人、留人，這五大項工作，正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重點，噢不，是鬼力資源管理，我現在面對的不是人才，而是鬼才。

問題在於，延續數千年傳統的城隍廟，即將面臨新時代的產業革命，這群在陰間待了百年、千年的妖魔鬼怪與神明，真的有辦法承受嗎？

老實說，我十分懷疑.....

第一章

生涯規劃，即是人生的藍圖，倘若沒有意外，大部分的人在世上能存活七到八十年，面對漫長的歲月，自然得好好安排每一個階段：

十四歲以前，探索自我，培養興趣；十五歲到二十四歲之間，經歷求學階段並進入職場，發展工作基本技能；二十五歲到四十四歲之間，累積自己的能力與經驗，二十八歲成為基層主管，三十三歲升經理，三十六歲當上副總；四十五歲到六十四歲之間，努力保持自我的巔峰；六十五歲以後，準備退休，用大半輩子存下的養老金，享受最後的時光。

按部就班的人生，看似平淡無奇，其實已經很幸運了，人生總有意外，或是面臨一些抉擇的時刻，比方說要不要結婚？要不要把小孩生下來？要不要硬著頭皮買房，背負二、三十年的房貸？

這些選擇都會影響我們的未來，偏離原本的生涯規劃。

「請問，妳有意願接下這份工作嗎？」

那天，我的人生發生一場意外，還有一個非常重大的抉擇，當城隍爺問我這個問題，雖然當下我覺得資訊量過於龐大，完全超過腦袋的負荷，但我仍然清楚知道一件事——我的答覆將會影響自己往後數百年的人生.....不，是鬼生。

是的，我死了，享年二十七歲，這就是我說的那場意外，原本的生涯規劃不只偏離了，它根本硬生生被截斷！傳說中的 27 Club，是指一群在二十七歲過世的搖滾樂手、流行音樂家、藝術家和演員所組成的「俱樂部」，彷彿上帝有什麼特殊需求，這群才華洋溢的天才在二十七歲就蒙主寵召了。

雖然我也是在二十七歲死去，但我就是個平凡人，回顧我二十七年短暫的人生，豐富刺激的社交生活、無話不說的姐妹淘、怦然心動的戀愛經驗、令人生羨的美好前途等，這些我通通都沒有。

我是一個隨處可見的普通人，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領著吃不飽也餓不死的薪水，隨著年齡上升，生活圈越來越小，每天幾乎只剩下工作。

而我的工作：人力資源管理師，至少在我任職的公司裡，這是一份完全不受到重視的工作，其他部門的同事最常說的一句話：「人資喔，不就是每個月發薪水就好了嗎？其他不重要啦！」所以，即便偏離原本的生涯規劃，我的人生就此中斷，剩下的四、五十年好像也沒什麼值得期待，不需要覺得可惜。

唯一會因為我的死而難過的，只有白髮人送黑髮人的老爸老媽，看著他們哭得泣不成聲，我真心覺得女兒不孝，對不起我這麼沒用，所謂的「英年早逝」在

我身上只有「早逝」這兩個字成立。

至於我的死因，就得提到我跟宗教的關係，我並非什麼虔誠的信徒，就是一般人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的心態，基本上有人信仰的神明我都信，我曾經被不熟的朋友拉去教堂做禮拜，跟著大家一起唱聖歌，被現場的氣氛感動到熱淚盈眶，朋友還以為我特別有慧根；另一個不熟的朋友帶我去打禪七，我也因為感受到難得的心靈平靜，而在道場嚎啕痛哭。

聽上人講道，我豁然開朗，彷彿領悟世間大道理；聽神父傳福音，我深刻體會上帝對世人的愛，其實我就是腦波弱。

比起教堂跟佛寺，我更常去廟裡拜拜，因為可以求籤，對我來說這比禱告或誦經更實在——抽到好籤我會開心啊！不過我很清楚，無論好籤壞籤，生活並不會有任何影響，宗教只是可有可無的心靈寄託罷了。

順帶一提，什麼神都信，等於什麼神都不信，基於宇宙法則，或者你也可以用東方的說法：「天道」，人類自古以來都有追隨任何神明的自由，差別在於死後的歸屬，意外的是，假如沒有任何宗教信仰，死亡居然是屬地主義，你的出生地以什麼宗教為主，你死後就歸那個宗教管。

那天，我下班回家，經過附近的城隍廟，順道走了進去，我環視正殿裡供奉的眾神像，雖然還算常來，但我認得的神明並不多，牛頭馬面、七爺八爺，當然也包括坐在正中間的城隍爺，此外，其他認不得的我統稱叫神明。

對了！我還認得一位神明，叫做陰陽司公，因為造型很特別，祂是一個半邊黑臉、半邊白臉的老頭，長長的眉毛跟鬍鬚也是一邊黑一邊白，看起來很像布袋戲裡的黑白郎君，起初我還以為是哪個粉絲把布袋戲偶供奉在廟裡，差點忍不住喊出經典台詞：「別人的失敗，就是我的快樂啦！」後來我聽廟方的人說，陰陽司公的黑臉代表陰間，白臉代表陽間，祂的工作是輔助城隍爺管理陰陽兩界，沒想到真有神明長這樣，搞不好祂就是黑白郎君的靈感來源。

言歸正傳，我走到神桌前，拿起放在桌上的筊杯，打算拜託城隍爺給我一個未來的方向：「城隍爺，請問您在嗎？」

我聽說神明有時在，有時不在，在的話問事情比較準。

啪搭！聖筊。

這表示城隍爺在囉？應該不會唬我吧？為了確定祂真的在，我再問。

「那.....」我看了看身上的白襯衫：「城隍爺，我今天是穿白色的衣服嗎？」

啪搭！聖筊。

「城隍爺，您真的在耶！太好了！我今天會來這裡，是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想要請教您.....我是做人資的嘛！您也知道我不太會跟人相處，當初我以為人力資

源可以跟人有更多互動的機會，結果真的做下去之後，才發現跟我想得完全不一樣！每天我要面對無止盡的文書工作，當然要跟人面談啦！可是，我以為我是勞方與資方的橋樑，沒想到我根本就是資方的劊子手！

不好意思，城隍爺，我扯遠了，我想說的是，我不想做人資了，我想試著轉換跑道，請問您能不能給我一點建議？」

我舉起筊杯，準備擲出去，忽然停下動作，又接著開口。

「啊！工作選擇這麼多，我怕您不好建議，先讓我說明一下：首先，我的體力很差，勞動量太大的工作不適合我，而且我沒辦法久站，要是血糖太低還會擺出一張臭臉，恐怕服務業也行不通；還有我不想做業務，底薪太低，我對拼業績又沒什麼信心；千萬不要叫我做什麼網紅、直播主，我在鏡頭前不上相；自己創業可以試試，但是我沒有資金，這個部分需要城隍爺多多關照。」

啪搭！聖筊。真意外，我以為城隍爺會覺得太囉唆，不想回答我。

我求了籤，跟城隍爺確認後，到籤詩櫃拿了祂給我的籤詩。

中平！？只有中平！？

籤詩內容大體上是叫我安份守己，不要想著換工作，反正換與不換，都沒有多大差別——名利無，求財也無，城隍爺給我的人生方向，就是什麼方向都不給我，這太慘了，我無法接受！

「城隍爺，真的是這支籤嗎？」

啪搭！聖筊。

「城隍爺，拜託，讓我換一支籤好不好？」

啪搭！笑笑。

「拜託，給我換一支好一點的，好不好？」

啪搭！笑笑。

「拜託，求求您！」

啪搭！笑笑。

看到這樣的結果，不知道我哪來的雄心豹子膽，我居然有點火了。

「城隍爺，我這樣真的很慘耶！您想想看，對人來說，最慘的莫過於未來沒有希望，不管我怎麼做，人生都不會有差別，那我剩下的四、五十年怎麼繼續努力？我努力的下場，就是得罪員工也得罪老闆，萬年低薪又做得不快樂。

城隍爺，我要的不多，我只是想要一份可以做得心安理得，問心無愧，又能真正幫助到別人，有價值有意義的工作而已啊！」

啪搭！聖筊。

「耶！城隍爺，您最好最棒了。」

我抽了新的籤，興沖沖地跑去籤詩櫃，拿了城隍爺給我的新籤詩。

下下籤。

凡事大凶、名利不可、求才無益、生病危險、信音無望.....每個項目全都慘上加慘，只有遠行是大吉？這是什麼意思？我恍然大悟，城隍爺一定是被我問到起賭爛，乾脆給我一個下下籤，叫我去遠行——給我滾地遠遠的！

我原本是這麼以為，原本。

沒想到，才剛走出廟門，我就猝死了。

我真的遠行去了。

沒想到，真有死後的世界啊！而且陰間的樣子超乎我的想像。

現代的街道、現代的建築，原來陰間與陽間息息相關，時代的進步也反映在陰間，唯一跟陽間不同的是，這裡窗明几淨，嶄新無比，見不到一點塵埃。

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

我忽然理解這句禪詩，死了就是空無，自然連一點塵埃也沒有。

街道熙熙攘攘，到處都是人潮，奇妙的是，他們身穿不同時代的服裝，有些是我熟悉的 T-Shirt、襯衫、牛仔褲，有些是長袍、馬褂、繡花裙，甚至還有古裝劇裡的傳統漢服，男人頭上還留著小辮子，難道數百年來生活在台灣的人們，死後會回到相同的地方？

不過，根據我的觀察，陰間的服裝並沒有硬性規定，我看見一個說著日文的女人，應該來自日治時代，還有一位講話文謇謇的男人，也許是明朝或清朝的古人吧？他們身穿情侶 T-Shirt，看起來十分恩愛，無異於一般現代的年輕男女。

還有一個頭上留著小辮子的男生，穿著、談吐卻跟我家巷口的八加九沒什麼兩樣，搞不好他只是覺得清朝人的髮型很帥！

回頭一看，我站在一幢建築物前方，上方鑲了幾個金色大字，寫著：「城隍二十四司」，直到這一刻，我才驚覺身邊站了許多剛來陰間的靈體，和我一樣露出驚訝的神情，他們該不會跟我差不多時間死掉吧？

就在這個時候，有個人走出建築物，朝我們奔了過來，看他穿著制服，胸口還別上名牌：「速報司，鬼差。」喔，原來是陰間的公務員啊！

「請剛來陰間的靈體，先前往『事到司』報到喔！」

「事到司？那是什麼？」

「你就說個單位名稱，也不講幾樓，難道要我們一層一層找？」

「不對啊！應該是你帶我們去報到吧！」

來了來了，現代人最擅長的「奧客模式」，明明只要走進建築物，就有樓層

指示牌可以看，但大家還是七嘴八舌，提出各種意見，那名鬼差不知所措。

「這.....我還有其他緊急任務.....」

噠噠！回答錯誤！這種說法會給其他人反駁的機會：「難道我的事情就不緊急嗎？」我對那名鬼差報以同情的目光，不料他跟我對到了眼。

「啊！妳！就交給妳了！」

「咦！？」我指著我自己：「我！？」

咻一聲，那名鬼差忽然出現在我面前，鬼真的是很方便吶！

「對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太忙了，請妳協助一下。」也不等我同意，那名鬼差逕自告訴我接下來的流程：「妳先帶大家去『事到司』辦理報到，接著在『來錄司』登錄資料，最後到『監獄司』等候發落，差不多就這樣，拜託.....」

「什麼什麼？你說太快了！先是『事到司』，然後是來.....來什麼司，最後是.....」完全不給我說話的機會，那名鬼差說完咻地就消失了，留我一個人面對眾靈體，鬼逃跑的速度也是一流的嘛！

「嗯.....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請先跟我來吧！」

還好這個工作我相當熟悉——不就是帶新人報到嗎？

我帶著大家走進「城隍二十四司」這幢建築物，大門開啟，廣無邊際的大廳映入眼簾，一個巨大的算盤跟銅鏡擺在正中間，看起來很有氣勢，左右兩側都設有電扶梯，這裡無疑是真正的現代建築，然而放眼望去，綿延不絕的電扶梯根本數不盡有多少座，這裡也確實不是我們熟悉的現實世界。

無數的鬼差在大廳來回穿梭，看起來十分繁忙，沒有人多看我們一眼，可見剛剛那名鬼差不是裝忙，他真的很忙！我走到電扶梯前，指著理應在那的樓層指示牌，對大家說：「這是樓層指示牌，只要有這個，就能知道『事到司』在.....」

「誰不知道樓層指示牌，妳在說廢話嗎？」

「妳自己答應剛才那個鬼差，我們可沒有逼妳，妳要說到做到喔！」

「小姐，妳不要再囉唆了，快帶我們去報到啦！」

既然知道樓層指示牌，就給我自己去報到啊！我按捺內心的衝動，帶著大家搭上電扶梯，反正這個部分我也很熟悉，生前在職場我就是這麼憋屈.....

來到正確的樓層，往裡面走進去，還未看見「事到司」的辦公區，我們已經被前面大量的排隊人潮擋住，這種盛況，堪比國際巨星的演唱會啊！我看見有人手舉牌子，上頭寫著：「隊伍最尾端」，決定上前問問他。

「請問你們在排什麼？」

「報到啊！前面就是『事到司』了。」

「這些都是死後來報到的人？」我一臉震驚，前方滿坑滿谷的人潮，也太多

死人了吧！現在不是太平盛世嗎？

「你排多久了？」

「死了時間還重要嗎？」

「對，你說得對。」

我收下「隊伍最尾端」的牌子，默默地站在隊伍最後方。

陰間別說時鐘，連日月星辰都沒有，時間重不重要的是個假議題，因為時間根本不存在！我站在這裡不知道過了多久，隊伍才移動一點點，而下一批、下下批死者仍然不斷湧現出來，原本在我手上「隊伍最尾端」的牌子，如今成為我視線裡一個遠方的小點，埋沒在人群之中。

感覺又過了好久，我終於來到「事到司」的門口，探頭進去，裡面就像現代的戶政事務所，一個長長的、看不見盡頭的櫃台，將亡者與鬼差分成兩邊，每一個辦事桌都大排長龍，數不清的鬼差忙得不可開支，明明工作人員跟辦理窗口這麼多，為什麼速度還會那麼慢呢？

彷彿等到天荒地老，好不容易輪到我，我才明白真正的原因。

「請先填一下這張表格。」

鬼差遞給我一張表格，我瞄了瞄，就是一張個人的基本資料，填妥後我交還給鬼差，他看了看我的資料，眉頭深鎖。

「妳的死因不對，我這邊的資料顯示妳不是心肌梗塞。」

「咦！？不然我是怎麼死的？」

「含冤而死，自殺。」

「等等……」

「妳直接去枉死城報到吧！」

「不是吧……我……」

「妳死亡年齡十六歲，應死年齡八十八歲，在枉死城待個七十二年，就可以轉世投胎啦！」

「等一下啦！你搞錯了！」我大聲吶喊，那名鬼差才抬頭看我：「我沒有含冤，也不是自殺！而且我二十七歲，不是十六歲，我看起來有那麼幼齒嗎？還有剛剛那張表格就有寫年紀，你不覺得資料對不齊很奇怪嗎？麻煩你再查查！」

經過我一連串的砲轟，那名鬼差趕緊離開座位，走到資料櫃東翻西找，然後跑去問坐在後頭的主管，我環顧四周，這才發現有一半以上的人，都跟我一樣資料錯誤，回來插隊重新報到，難怪隊伍一直無法前進！

「不好意思，請妳先去『來錄司』一趟，那裡的資料應該比較正確。」

那裡的資料比較正確？這裡的資料出了什麼問題？而且為什麼同一個人的資料沒有彙整？這些抱怨我忍在心裡，因為我深知櫃台人員有多辛苦。

「好吧，反正在同一幢大樓.....噢？」我說到一半，鬼差遞來一張地圖。

為什麼需要地圖呢？

因為即便在同一幢大樓，「來錄司」還是天殺的遠！路天殺的複雜！拿著那張地圖，我東拐一個彎，西拐一個彎，電扶梯上上下下，走到懷疑人生，沿路攔下好幾位鬼差，個個都說很近快到了，可是根本沒有啊！

忽然，我看到前方擠了一大群人潮，很好，那一定就是「來錄司」了！原本以為「來錄司」的狀況會好一點，結果證明是我太天真，隊伍排得更長，前進的速度更慢，奇怪耶！不過就是辦理資料登錄，為什麼能搞這麼久？

好不容易「又」輪到我，鬼差「又」遞了一張表格給我，內容幾乎跟我剛剛在「事到司」寫的那份一模一樣！

「呃.....這張我已經在『事到司』填過了。」

「請再填一次。」

看著他堅定的眼神，我想爭辯應該也沒用，只好再寫一次。

「我只是好奇.....」我一邊寫一邊說出心中的疑問：「城隍爺不是要審判我們生前的所作所為，城隍廟一定有我全部的資料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為什麼我們還要自己寫？」

「這是規定。」

很好，這個回答夠官僚，我生前很常聽到呢！填完表格，鬼差看了看我寫的內容，再看了看他手邊的資料。

「妳不是十六歲？枉死？自殺？」

聽到這裡，我深吸一口氣，決定將心中的不滿一吐為快！

「我今年二十七歲，死於心肌梗塞，剛剛在『事到司』我已經跟承辦人員糾正過了，我不明白為什麼同樣的錯誤會一而再，再而三發生！你們的資料到底是怎麼記錄，怎麼歸檔的？反省一下好不好！

而且我們才剛死，什麼狀況都搞不清楚，問你們問題也不回答，只會說這是規定，你們這些死很久的，難道不能體恤一下我們的心情嗎？拜託！我們可是名副其實的『死菜鳥』耶！」

「就是說啊！完全把我們晾在一旁！」

「連基本資料都出錯，我在世時，這種員工一定馬上開除！」

「你們實在太官僚了，害我以為自己還在陽間咧！」

我這番話引起大家的共鳴，周圍的人也紛紛開始抱怨起來，原本像是一灘死水的辦公室，轉眼之間鼓譟起來。

「大家冷靜，我們也是按照上面的規定……」幾個鬼差面露難色，說一些不痛不癢的話，想要平息眾怒，忽然一聲巨響，現場所有人安靜下來。

原來是一名彪形大漢，朝著櫃台用力一鎚，居然把桌面敲出一個大洞，他面露凶光，看起來相當不好惹，沒想到陰間也有流氓，大家低頭不敢看他，只有我發現他頭上長了一根角，跟我們這些靈體不太一樣……

「讓開！」只見這名彪形大漢撞開身旁的人，衝到『來錄司』的櫃台，對著眼前的鬼差怒吼：「林北不爽排隊啦！」他的聲音彷彿有一種魔力，其他人也受到影響，開始大喊不想排隊，場面一發不可收拾，原本的隊伍亂成一團，所有人你推我擠，誰也不讓誰，我夾在人群之中，徹底無法動彈。

「大家請排隊，不要推擠，這是規定。」

幾名鬼差連忙大聲呼籲，彪形大漢看著他們，露出不屑的冷笑：「規定？誰規定的？亂七八糟的地方，最好有什麼規定啦！」彪形大漢說完，抓住他眼前的鬼差，然後高高舉起，身形相對瘦小的鬼差根本招架不住。

「哈哈！你們這些鬼差也沒什麼了不起……」

彪形大漢還沒說完，忽然身子向後一傾，偌大的身軀重重摔在地上，我還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，一名高高瘦瘦、長髮飄逸，身穿漢服的男子，光靠一隻手就將彪形大漢壓制在地，接著他冷冷地說：

「這裡的靈體都被惡鬼迷惑了，先把他們通通抓起來！」

男子話音剛落，一群身強力壯的鬼差從他身後蜂擁而上，不分青紅皂白開始逮捕現場所有人，我看見他們胸口的名牌寫著：「巡察司，鬼差。」難道是陰間的武門派？這些鬼差速度之快，根本沒有反應的時間，眼看我就要被抓到，一個小女孩牽起我的手，往旁邊的走道逃竄。

「姐姐，我們快逃，這些鬼差好兇喔！」

「嗯……不過他們都是公務人員，應該不至於太誇張吧？」我跟著小女孩東逃西竄，躲進一個沒有人的辦公室，氣喘吁吁地說：「小朋友妳知道嗎？在陽間只有犯罪的人才會看到警察就……」我說到一半，赫然發現小女孩頭上也長了一根角，難道她是彪形大漢的同夥？

與此同時，小女孩齜牙咧嘴，露出一張血盆大口，朝我撲過來，就在她要咬到我的那一刻，我們身後傳來砰一聲，緊接著一道光束穿過我的耳旁，擊中小女孩的身軀，轉眼間她就煙消雲散了。

我驚神未定，回頭看到那名高高瘦瘦、長髮飄逸的男子，手裡拿著一把槍，

忍不住脫口而出：「原來陰間也有槍啊。」

當我回過神來，我已經被丟進「監獄司」的大牢之中。

我環顧四周，瞠目結舌，牢裡可說是人滿為患，幾乎等同於通勤時間的捷運車廂，大家屁股貼屁股，完全沒有喘息的空間，好險我已經不用呼吸了，不然一定會覺得呼吸困難。

等等！難道這些都是「有罪」的人嗎？如果是，未免也太多了吧！況且像我這樣活得中規中矩，雖然人生沒啥成就，但也沒幹什麼壞事，頂多只要拔拔舌頭就好的優良公民，應該跟看守所或監獄無緣吧？

我決定找個看起來已經待很久的「獄友」來問問。

「請問你待很久了嗎？」

「很久囉！我已經看了好幾批生面孔，不知道什麼時候輪到我……」

「你在等什麼啊？」

「審判啊！我聽鬼差說，每個人都要在這裡等待城隍爺的審判。」

「可是，我們還沒判決，怎麼可以先關進監獄？」

「他們說這是規定。」

「規定？又是規定！」這個規定實在太不合理了，還沒確定有罪就把人先關起來，這樣不是認定所有人都是犯罪嗎？我從來沒聽說道教的世界觀裡，有「原罪」這種設定啊！

這時，大牢外的鬼差紛紛退開，剛剛那名救了我的高瘦男子走過來，看他一副主管的模樣，我立刻擠過人群，雙手抓住欄杆！

「喂！這裡是你負責的吧？」

「這裡的負責人不是我，是監獄司公。」那名男子看了我一眼，喔，他長得滿好看的嘛！但即便如此，也無法澆熄我心中的憤怒。

跑了三個司，我大致明白，所謂「城隍二十四司」，就是城隍廟的二十四個部門，每個部門的最高領導者就叫司公，這名男子能夠指揮「巡察司」，連「監獄司」的鬼差都要聽他命令，就算不是某位司公，至少也是小主管吧！我決定把心中的不滿，發洩在他身上：

「莫名其妙把人關起來太過分了吧！你知道『無罪推定』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願聞其詳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沒想到他非但不生氣，還很有禮貌。

「好吧，既然你想知道，我就告訴你：『無罪推定』是指一個人在法院上應該先被假定為無罪，這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權利，是基本人權！」

「原來如此，受教了，把她放出來。」

「咦！？」

鬼差二話不說，將我放了出來，我只能尾隨這名男子，我們越走越偏僻，轉進一條看似沒有盡頭的走廊，我開始胡思亂想：

他是被我說服了，才放我出來，還是生氣了？不對！從他的穿著看來，應該是一名古人，我心裡一驚，古時候不講人權，哪有什麼無罪推定，犯人不承認自己有罪，那就用刑，屈打成招也是常有的事，古裝劇都是這樣演的！

「不好意思，請問.....我們要去哪？」那名男子回頭看了我一眼，冷若冰霜的臉龐看不出任何情緒，我忍不住吞了吞口水：「我、我會大叫喔！」

那名男子什麼話也沒說，他按下前方的開關，叮咚！電梯門打開，我跟他走了進去，裡面只有一個按鈕，上面寫著「城隍」。

「我、我要去見城隍爺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等等，我還沒有接受審判的心理準備！」

那名男子完全不理我，逕自按下按鈕，電梯咻地往上飛，轉眼間，電梯停了下來，門緩緩開啟。

一間十分寬敞的辦公室映入我的眼簾，以自然木頭色調為主，搭配色彩繽紛的家具及裝飾，整體簡約寬敞，又帶了一點奇幻風格，不由得讓人好奇，這間辦公室的主人是什麼樣子。

「城隍，我把她帶來了。」

我終於看見城隍爺的真面目——沒想到祂居然是女的！

一名身穿高級套裝、眼神犀利的女子，坐在辦公桌的正中間，給人的感覺就像我生前的女主管，祂的左邊站著一位像是菁英上班族的女秘書，跟我公司那位難纏的女前輩有八十七分像，而右邊則是一位穿黑色西裝、戴墨鏡、體型壯碩的大漢.....嗯，他該不會是黑道吧。

高瘦男子走到城隍身旁，在祂耳邊說了幾句話，城隍點點頭。

「陰陽司公，辛苦你了。」

我的老天爺啊！帶我來的那個人竟然是鼎鼎大名的陰陽司公！祂可是貨真價實的神明，我還問祂知不知道什麼叫『無罪推定』，禍從口出就是在說我這種人啦！看來我是有罪推定，下定地獄了吧！

可是不能怪我啊！祂的臉不是一邊黑一邊白，誰想得到祂就是陰陽司公？怎麼可以亂改設定！城隍開口說話，打斷我的思緒。

「聽說，妳對城隍廟的體制很有意見？」

果然，陰陽司公打了我的小報告啊！

城隍看著我，祂面無表情，看不出任何情緒，身後的陰陽司公亦是如此，而城隍兩側的女秘書及黑道大哥也盯著我，場面相當嚴肅。

哇！這麼多神明在等我答話，壓力好大啊！想到自己凶多吉少，絕對要下地獄了，至少拔舌逃不掉，我忽然覺得天不怕地不怕，反正橫豎都是死.....

不對，我已經死了，那就狠下心來，暢所欲言吧！

「城隍.....」

等一下，我到底要叫城隍「爺」，城隍「大人」，還是城隍「大姐」呢？沒想到一開口就卡關，氣勢瞬間少一半。

「叫我城隍就可以了。」

不愧是神明，馬上知道我在想什麼。

「城隍您好，我確實有很多意見，雖然我才剛死，但在陰間走一趟，我發現這裡的體制有諸多不合理與不合時宜的地方。」

「妳說說看。」

「首先，『事到司』跟『來錄司』的工作，分別是報到與資料登錄，我從來沒有見過一間公司，內部資料錯得那麼離譜！從填寫資料、核對、澄清、查證到重新辦理，一個人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，難怪隊伍越拉越長！」

「嗯，妳覺得該怎麼辦？」

「城隍，您掌管陰陽兩界，應該很清楚人們的死期，我建議提前預告『事到司』與『來錄司』，每個時段會有多少人報到，排出時間表分批處理，兩個部門事先準備好這些人的資料，請他們逐一勾選、核對，這樣可以省去大家填寫資料的時間，提高工作效率！」

「還有嗎？」

「當然！『事到司』應該派遣鬼差，引導亡魂報到，畢竟我們才剛死，根本毫無頭緒，引導人員不但可以協助我們，也能事先過濾，將已到的靈體通報給各個單位，提早準備相關文件。」

然後，『事到司』跟『來錄司』未免相隔太遠了吧！同一幢建築物居然要靠地圖才不會迷路，真是太神奇了！應該要設計流程與動線，把相關的部門放在同一個區域，也可以節省傳遞資料的時間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還有嗎？」

「我最有意見的就是那個『監獄司』，還沒審判就把人關起來，心情真的很差耶！套一句陽間流行的話：『這種做法社會觀感不佳。』重視人權已經是國際間的普世價值，希望陰間可以與時俱進。」

你們應該根據靈體生前的所作所為，凡是情節重大者關在『監獄司』，至於像我這種頂多算是小奸小惡之人，則另外安置在其他等候區。對了，我建議你們把等候區弄得舒適些，一般人只要心情好，基本上就不太會鬧事。

順帶一提，我生前是一名人力資源管理師，剛才說的那些內容，都算在我的工作範圍，所以多多少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，雖然，管理不是我的專業，但現在這種作法是行不通的！

城隍，時代不同了，您要找幾個現代的管理專家，徹底改變整個體制，不然下面的人做到死，上面的人還是很頭痛，問題永遠不會改善。」

說完自己的意見，我閉上雙眼，內心忐忑不安，地獄我是下定了，趕快給我一個痛快吧！不過，我在最後大挑神明毛病，把祂們的制度批評一番，也算成就解鎖，沒有愧對人資這份工作.....啊啊，地獄會是什麼樣的地方呢？啊啊，我下輩子不要再做人資，最好投胎到有錢人家，享受榮華富貴.....

「哈哈哈哈哈！」

城隍爽朗的笑聲，充斥整個辦公室，我剛剛有說什麼好笑的話嗎？

「妳不會投胎到有錢人家。」

「咦？」原來如此，我在想什麼，神明都知道，真的好沒隱私喔！

「妳下輩子也會投胎到普通人家，過著平凡的人生。」

「嗚，可惡.....」城隍，請您不要再說了！這些話真的好傷人！

「陰陽司公，你覺得她怎麼樣？能不能勝任這份工作？」

「她說的是有些道理，但實際狀況如何，還是得試試看才知道。」

「不好意思，你們到底在說什麼？」

聽到我的提問，城隍轉頭看向我，祂的神情裡多了一點笑意。

「妳的死，並非單純的意外，而是因為這間城隍廟急需一位幫手，我便將妳從陽間調過來。」聽到這句話，我整個人當機，調過來？又不是在隔壁！真不愧是神明，做事這麼有效率！

我想起曾在網路上看過一篇文章，大意是這樣：古時候有人在睡夢中，被請到陰曹地府幫忙審問犯人，有時是午睡，有時是晚上睡覺，就這麼做了四、五年陰間的法官.....不對啊！既然要找我幫忙，幹嘛不比照辦理？

「這類人行善積德，本來就有當神明的福份，陰曹地府只是在他生前，請他先來幫忙，跟妳的情況不太一樣。」

「對了！我記得宋朝有人在夢中考上城隍，要求神明等他父母安享天年再錄用他，我是不是也可以.....」

「道理是相通的，這個人考上城隍是他的本事，亦是先天的福份。」

「那為什麼我……」我猛然想起一件事，忍不住倒抽一口氣：「難道是因為我在求籤時，說我想換工作，拜託您多多關照，還說我只是想要一份可以做得心安理得，問心無愧，又能真正幫助到別人，有價值有意義的工作。」

「這只是其中一個理由。」

「那其他的原因是？」

「天機不可洩漏。」好一個天機不可洩漏，看著城隍寓意深遠的笑容，我知道祂絕對不可能告訴我，只能認栽不再追問。

「誠如妳所說的，城隍體制已經無法應付現代社會，必須與時俱進，相對於其他城隍廟，我們建立的時間比較近代，成為第一個透過現代管理方式進行改革的實驗單位，因此，我想要聘請妳擔任這間城隍廟的人力資源管理師。」

「人資？怎麼又是人資！我不是說不想做人資嗎？」

「當時，我聽見妳的心聲，也許陽間的公司不重視人資這份工作，但我們城隍廟會全力配合妳，盡可能給妳需要的協助，讓妳發揮所長。倘若如此，妳願意接下這份工作嗎？」

「要是我拒絕的話會怎樣？」

「不會怎麼樣，按照正常程序辦理，既然妳是因神明而死，雖然沒有壽終正寢，但也不算枉死，我們會跳過審判的部分，直接安排妳投胎轉世。」

不過，以妳的福報，下輩子也是投胎到普通人家，庸庸碌碌過完一生，這樣的輪迴妳還要再經歷三十八次才能解脫。」

「這……」想到同樣的人生還要經歷三十幾次，我忽然好不想投胎。

「如果妳在城隍廟工作，就能累積福報，屆時投胎會有比較好的結果，或是上天庭列仙班，也是不錯的生涯規劃。另外，父母也會因為妳的緣故，從此福報不斷，生活無虞，甚至老來得子，我想這是妳最後一次孝敬他們的機會。」

可以不要老來得子嗎？我不知道古時候怎麼樣，但以現代人的角度，到了我爸媽那個年紀還要生養小孩，負擔也太大了吧！不過，當時的氛圍好像不太適合吐槽城隍，這番話我並沒有說出口。

「怎麼樣？這是一份可以讓妳做得心安理得，問心無愧，又能真正幫助到別人，有價值有意義的工作，妳意下如何？」

我看著城隍與祂身旁的神明，心中已經做了決定。

鬼力資源管理師？聽起來挺酷的嘛！